

斑驳陆离的生命万象，
交织着普通人的爱与怕

直故
ZHI GU

所言非虛

真实故事计划 主編



真故
TRUE AND STORY

所言非虛

真实故事计划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HUNDRED FLOWERS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所言非虚 / 真实故事计划主编. — 南昌 : 百花洲
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500-2408-3

I. ①所… II. ①真…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32589号

所言非虚

SUO YAN FEI XU

真实故事计划 主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选题策划 程 玥
责任编辑 游灵通 袁 蓉
书籍设计 赵 霞
制 作 黄敏俊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32 印张 7.5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180千字
书 号 978-7-5500-2408-3
定 价 36.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9-3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袁 凌

非虚构在中国的地位并未确定。

它在新闻、故事和文学的三角地逡巡，寻找自己的位置。它也回眸打量自己，审慎又不乏勇气地前行。不论如何，它不再是地平线上一个虚幻的影子，已经获得了自己可靠的身体，和内心的力量。

这本集子里的参赛稿件，是打造这副身体的一份努力。它们显示出一些特征，可以借此勾勒未来非虚构成长的轮廓。

它们不再是新闻的附庸，也不止步于故事。作者们既非专业的媒体记者，也不是作协体制内的成员。它们对文学性的审慎趋近，不是借助特稿的标签，抑或想象力的名义，而是诉诸经验和语言。从对文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本土的非虚构写作甚至超越了“非虚构”概念舶来前的意义，它不是“新”新闻，也不是新闻和文学的嫁接。它拥有的是一种实质的文学性，而非外在的缘饰。

不论是举办这次比赛的“真实故事计划”，还是参赛的写作者，他们眼下能够立足的位置，是自我寻求到的。身份的不确定性和“非虚构”的限界，给写作带来了某种自由与伦理的张力，每个作者都不得不脱离自

我认知与想象的圈子，抵达他人去获取经验，培育共情能力，完成对存在和人性的体验传达。从写作的伦理维度上说，非虚构寻求的是一种更为克制的文学性，是在虚构之外能够成立的文学性。

而写作自由与伦理之间的张力感，在职业虚构作者那里几乎消失了，他们因为拥有虚构的完全自由而同时失去了它，在追求好看、传奇、圆熟时成为故事套路和自身经验限制的奴隶。

本书中故事的题材极度多样，但并非采风式地展示丰富，每件作品都显示出各自内在的动力，或是对生活形态的好奇，或是对人性的共情，或是对现实的关切，或是对思辨的领会。这已经远远脱离了新闻时效的动机，也不是对故事的单纯追猎。

传统文学中的“故事”是假事，非虚构的“故事”是真事。本书中“飞越疯人院”的“病人”、一个人与遍布的地雷抗争的边民、爱情失败的盲人伴侣、以智慧和心力教授哲学课的“持灯者”，以至4S店里的汽修工人，他们不再是传统文学中的现实典型或想象材料，而是这些故事的主人，连带着他们生活的场域、职业的要求、日常的习惯、人性的沟回、语言的风俗，既可靠又令人回味无穷。

这些细节的汇聚，提供了比单纯的想象更为丰富的感受空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构成了文学性的来源，并不比虚构来得逊色。

由于力图在伦理约束下抵达经验和人性，本书写作者们的语言虽然不乏青涩，却大体具有素朴诚挚的本性，体现出某种凝练感，摆脱了鸡

汤、废话、做作和影视剧式的拖沓。

当然，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只是个开端。作者们还有待于超越单个的故事，对笔下的人和人群有长期、内化的关注，形成系列的故事，或是深度的样本开掘，为非虚构写作夯实根基。

更进一步，非虚构写作带来的语言、经验的可靠质地，有天或许能超出它自身，和想象力化合，打破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重塑中国文学的根基。我相信，在中国非虚构拥有超出它自身的使命。

（作者为“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著名非虚构文学作家）

目录

CONTENTS

地雷村：一个人的拆弹部队·····001

云南边境的村落，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不时取人性命。村民王开学决定对抗这种恐惧，不惜赌上一生。

形而上学的亲吻·····013

一位“无用”的哲学教授，作为周玄毅的师兄和邓晓芒的学生，在这个实用主义盛行的年代缓缓前行。

夜宴·····025

这个故事发生在饥饿年代，主角是空荡荡的肠胃和一碗奇异的肉汤。为了吃肉，他期盼老倔快些死去。

杀手沈无畏·····034

一个总被安排执行死刑的法警，作为法律的执行者，他表面的混不吝，始终无法掩饰内心情感的挣扎。

亲爱的小孩·····041

西北小县城汽车站的午夜，一件羊皮袄引出一段故事：一个男人带着孙女，四处寻找失踪已久的儿子。

中国版“飞越疯人院”：密谋十七年的逃亡·····049

这是一个男人传奇的前半生。他精心策划，忍耐了十七年，只是为了实现那一次逃离精神病院的私奔。

末路父子·····072

在一次缉毒行动中，身为警察的我相继逮捕一对父子。毒品危害生命，也吞噬着这对父子的全部人生。

传销三十六计：1040万的诱惑·····083

他拉上父亲一起进入广西南宁的传销组织，负债12万元钱，等待着他的是1040万构建的“美丽新世界”。

翡翠猎手·····097

中缅边境玉石市场里，“一刀切贫富，一刀切生死”。赌了一辈子玉石的三哥，不敢赌一把自己的生死。

我携子从澳洲归来·····107

她带着孩子到澳洲给丈夫陪读，赔了丈夫又险些折了孩子。在高度自由的西方国家，迷失的不仅仅是成年人。

盲·爱·····115

相差20岁的两个盲人，各自成长、失意。当他们终于相遇之后，不得不直面风雨飘摇的爱情和命运。

绝望的时光和谁在一起·····134

广州癌症患儿家庭互助站里，人们来来往往，他们在一粥一饭中与重症角力，并依偎在一起互相取暖。

跨性别的重生·····143

心里住着女孩的男孩小羊，要像一个女孩一样好好地活着。

“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尊重，除了“她”的父亲。

逃不出绝命镇的女人·····150

来自2000公里外的神秘女人，突然出现在北方小镇。离开后，她成了所有人不可告知老奶奶的秘密。

卧铺车厢的闯入者·····158

从硬座车厢来的“异类”第一次走进卧铺车厢，可在火车这个微型社会中，人们因偏见制造的隔阂，无法逾越。

逃跑的朝鲜新娘·····165

光棍老王，从人贩子手中买来一个朝鲜女人，当媳妇。因为心中的爱情他改头换面，也因此坠入深渊。

爱情这件小事.....172

这些妙趣横生的文字，令人回想起恣意飞扬的时光。那些时光里，他不懂自己的爱，更不懂她们的爱。

好运狙击手.....188

参与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经历，让迈克见识过人间炼狱。可当他从战场归来，更大的阴影笼罩了他。

禅与汽车维修艺术.....200

他厌恶北京那种虚无凝滞的空气。在成为4S店的维修小弟后，他终于了解真正的生活和劳动是什么。

附录一：“真实故事计划”第一届非虚构写作大赛获奖名单.....213

附录二：探索非虚构文学的价值.....214

代后记：30万个故事背后的扎心真相.....219

地雷村：一个人的拆弹部队

杨祎铭

—

王开学选择凌晨出门，这时妻子还未睡醒，他免去了对她的一番交代。眼下在做的事情，谁也不能告诉。

路程接近40分钟，到达终点时，天已微微亮起，一座座山从黑暗中显出形状。他爬至山腰，开始一天的工作。

1970年，他出生在云南省边境的这座村落——八里河。村子倚在山脚，山那头就是越南。1979年，这片土地在一夜之间沦为战场，眼下战争结束快40年，它却没能从战场回归一个平常村落。没人能说清楚当初部队在村子地底下埋下了多少枚地雷，如今又剩下多少。它们潜伏着，在某一个瞬间炸响，吞掉一个人，或是一条腿。

在大雨的冲刷下，有些地雷从地下冒了出来。王开学捡上一两枚，小心翼翼地捧到山间的空地上。他像块岩石一样蹲坐在地，死死盯住一枚地雷。不出声，也不动手，整整一年，他就这样和地雷无言地较量着。他计划好了，这一年用来钻研，一年之后，他要将这些地雷一个接一个地拆卸销毁，然后，他要在这片地雷地里，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他把地雷看作武侠片当中的暗器机关：内部结构环环相扣，一触即

发。他相信只要清楚地雷的运作，并设法阻止其中一环，它就是一块笨重的铁。

这是1990年的一天，必须要动手了。“如果不将这地雷大卸八块，那就算不上是知根知底。”他挑了一个小尺寸地雷下手，可还是害怕，手抖得厉害。往日沉默较劲时的气势不复存在，他意识到，就算对手“像街上卖的贝壳，还是最小的那种”，这也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

他给自己打气，说死在这里没关系。这块地里，“有俄罗斯产的地雷，有美国产的地雷，还有越南产的‘棺材地雷’‘橡皮球地雷’”，死在这里，他输得并不难看。后来他试图逼迫自己，在心里念道：“这一次不去碰，那以后一辈子都别想再去碰。”太阳偏西，他在那山头抽掉5根烟后，闭着眼睛把手伸了出去。

“你慢慢转动里面的爆炸装置，你必须要拆开，你取出那个雷管，你不要压到正面，你压力一够，它弹簧一跳动，就爆了。”就这样，王开学拆开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颗地雷。他记得，拆雷过程中有一只恼人的鸟，叫声很大，把他吓得惊起。

二

王开学的父亲，是村子里第一个踩到地雷的人，那时是1981年。

那天他正在上课，一个长辈冲进教室，抱住他的头哭起来。哭泣中，她断断续续地说：“你的父亲被地雷炸了。”

父亲的尸体被民兵队拉到离家几十米远的空地上，四周站满背着真枪实弹的士兵。从学校回来后，他急切地挤进去看。父亲的两条腿不见了，身体剩下80公分，胸口开裂，内脏裸露在外，泥土和蚂蚁纷纷往里

涌。后来父亲下葬，他去山上企图找回那两条腿，只看见“肉末像葵花籽儿一样沾在树叶上”。

不久后母亲改嫁。作为家中老大，11岁的王开学辍学回家，弟弟妹妹尚小，他得操持一切。家里的田地叔叔抢走多半，而剩下的地，几个孩子不懂耕种，基本闲置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靠要饭养活自己和弟弟妹妹。

相似的事情太多了。1985年，他和堂叔王和光在地里砍树做栅栏，想拦住吃苞谷的牛。那天天气晴好，王和光到今天也想不明白，他上战场4年，扛枪背弹，“炮弹怎么炸都没受伤，怎么平安回来后才7天就没了脚”。那是一枚绊雷，他当兵时学过，一眼就认得。

爆炸声一响起，王开学立马跑开，以为是潜入境内的特务抓俘虏，心里害怕。王和光的脚后跟被炸飞，整个脚板弯曲变形，他先是跳着走，后又跪着走，硬是走了有100米远。他朝前喊话：“不是特务，是地雷，我踩着地雷了。”王开学听见后折回来，背起王和光往驻扎部队的卫生院走，血顺着他身上往下淌，以致没有发觉炮弹碎片在他大腿上开了个口子，也在流血。

在卫生院，刚刚在河里洗澡的医生，穿着条短裤给王和光做了手术。一个士兵当场抽了两大瓶血，救了王和光的命。简陋的手术间外，王开学透过窗帘缝看见，王和光的腿皮“像卷裤腿”般被卷起，一个人拿着钢钳扯动骨头，随后用刀子锯断，立马扔到一边的桶子里。他想吐，但忍住了。

近40年后，王开学在回忆时说：“跟我一块长大的没几个了。”有时他会碎碎地抱怨几句：“不是它，我本应上个高中。”有时他又咬牙切齿地表达恨意：“我不相信这地雷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定有构造，

一定可以被弄懂。”

王开学长大到可以耕地的时候，家中剩下的田地派上了用场，他不再去低声下气地讨饭了。可他的叔叔仍然试图夺走这最后一小块田地。在一个夏天，王开学带着弟弟妹妹准备下田插秧，去到地头却发现叔叔一家早已在田里插满了稻秧。他的弟弟当下就急了，操起锄头要打人，王开学拦下，只骂了几句，转身回了家。他还是选择忍耐。

回到家，他决定无论如何要开垦出一块地。“很大的地，不仅我自己种，那些没有地的人都来种”。

可环顾四周，哪里还有地。他只能上山，往地雷地去。

三

在“地雷村”里，人们总做相似的噩梦。

有人梦见一具残缺的尸体，有人梦见密密麻麻、将要把人淹没的地雷。有人起初以为是个好梦，梦里，他愉悦地阔步走着，什么坏事也没发生，可醒来后，看见自己少了一截的腿，反应过来，这就是一个噩梦。

对于自己地雷造就的人生，他们没办法恨，没办法怪，只能认。就像王和光说的那样：“我恨战争，可恨它有什么用？”

已经54岁的王和光常说起“痛苦”二字，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他有时望向远方，不知道在想什么，回过神来，会吐出一句“痛苦啊”。有时，他说完就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现今他和妻子两人住在一间土砖房里。王和光修路挣到了钱，才将草顶改成瓦顶。平日里，两人靠着边民出入边境的便利，替一些做口岸

贸易的老板将货从越南搬来中国。收入不多，大多数时候700—800元钱，有时也能有1500元钱，但那是王和光口中“机会好的时候”。

王和光不时跟人讲起右腿截肢后的日子。那时战争还未结束，炮弹响起来的时候，全村人要躲去附近的山洞。说跑就跑，可他跑不了，拄着两根拐杖，远远落在别人后面。这让他觉得自己没用。

1986年的一天早上，天还没亮，王和光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村子。从船头坐车，过文山市，坐到平远街。整整四年的时间，他去了大理、昆明、贵州等好几个地方。

后来是母亲把他抓了回来。在一辆公交车上，母亲用手拽住他，怎么也不松开。王和光起初以为是小偷，回过头发现是自己母亲，眼泪立马涌了上来。跟着回到家，他抱着母亲彻彻底底哭了一场，之后他再没有离开过村子。一年后，母亲在干活中被地雷炸伤眼睛，视力一天比一天差，最后，母亲看不见他了。

“痛苦啊。”他又是这样说。

有人问他：“要不像王开学那样也去山上开块地？”他迟疑一会儿，给出了那个村里多数人的答案：太冒险了。少了一截的腿被肉色棉布裹得紧紧的，搭在他自己身上，假肢被丢在一边，空气中飘浮着阵阵汗臭。

王开学是个异类，尽管他也做过那个噩梦。梦里，他吃完早饭，出发去山上打柴火。没走多远，只听砰的一声，他感觉眼珠从眼眶里跳了出去。一阵猛喊猛叫之后，他突然醒了。

身边的妻子见他满头大汗，迷糊地问：“叫什么东西啊？”

他镇定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梦见鬼了。”

四

王开学成功拆卸了7种类型的地雷后，开始正式开地。先用除草剂将草清除，有时一把火烧干净，接着用锄头试探着翻开地，遇见雷了，拿出镰刀和铁丝，调用此前的经验，该怎么拆怎么拆。他不断提醒自己，一寸土地都不能放过。一天的地毯式排雷下来，他能排个两三分地。休息的时候，站在“干净的土地”上，他想，不管其他人怎么说，我这样做是对的。

有过一次，他差点彻底在对手面前败下阵来。那天，他照常用锄头翻地，没注意，牵动了三颗加重手榴弹的拉环，地里立马冒起白烟。他把锄头扔开往坡下滚，滚了七八米远，耳边响起炮声——“感觉有两股很强的风吹进你的耳朵”。被炸起来的泥土覆盖在他的身上。好不容易站起来后，他立即往身上摸，第一遍没摸到血，他不相信，于是又摸一遍。确认真的没事后足足半个小时，他做不了任何事情。半个小时后，他开始继续排雷。

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种情况下，王开学会选择停下。原因出自一个故事。故事说村里某人出门砍柴，路中遇见了一条头抬高的蛇，这人大意，拿起镰刀将蛇给打死，那天他踩上地雷，惨死。他尤其在意这些东西。若是晚上做了一个不好的梦、妻子临时说了一句不好的话、路中遇见一只不叫的鸟，他会立马打住，当天什么也不干。这些年来他真的没受过什么伤，于是更相信这一套是灵验的。

每年年尾，王开学从地里排出并拆卸的地雷能装满3个背篓，多的时候要装5个背篓，每个背篓装400颗左右。他会在空地里挖一个大坑，

将绿皮的废雷通通倒入坑内。拆出的雷管被他装到一个塑料袋子里，裹成一团，之后再包上两层生芭蕉叶。他点燃芭蕉叶，投掷到坑里，人立马走远，待到芭蕉叶里的雷管受热引爆，眨眼的工夫，一个坑的地雷都炸响了。声响巨大，“泥土冲到半天高”。

他就站立在半山，远远张望着，衣型阔大，像一面不败的旗。

五

妻子项成英此前一直不知道王开学上山是去排雷。她只被告知是在开荒，心里以为就是寻常的开荒——除草，翻地，牵牛犁田。

曾有一次她起过疑心，她问丈夫：“怎么你开荒开到现在，还不见叫人去种地？”丈夫回她，还差着点，开好了就去种。

后来还是丈夫主动坦白。王开学把项成英带到地里，也不多解释，直接看。往日里，她听过地雷响，见过炸伤的人，心里有过恨意。然而她却从未见过真正的地雷。以至于当天见到两颗地雷孤零零横在地里时，她第一个念头是要伸手去碰。王开学立马喊叫着制止她，开始一通解释。曾经笼罩在心头的野鬼般的东西一下子有了实体，她先是害怕，然后哭得站不起来，最后开始生气。之后好几天，天一黑，她不见丈夫回来，便立马去到路口张望——她放心不下。

项成英的亲兄弟曾因炮弹丧命，她至今越不过这个坎，觉得只有地雷吃人，人怎么可能战胜地雷。

夫妻俩的儿子王德华年幼时贪玩，从打靶场捡来一颗子弹，回到家里屋檐下，用棍棒对着一顿敲击，子弹爆开，碎片飞进了他的眼睛。好在那时一个上海的医生刚刚到了连队卫生院，凭借精湛技艺取